

一、唯美

席慕蓉

我不太喜歡別人說我是一個「唯美主義者」。

因為，在一般人對「唯美」的解釋裏，通常會帶有一種逃避的意味。好像是如果有一個人常常只憑幻想來創作，或者他創作的東西與現實太不相合，我們在要原諒他的時候，就會替他找一些藉口，譬如說他是個「唯美主義者」等等。

而我一直覺得，真正的唯美應該是從自然與真實出發，從生活裏去尋找和發現一切美的經驗，這樣的唯美才是比較健康的，因為，這樣的 effort 是一種自助，而不是一種自欺。

就是說，我們面對現實，並不逃避。我們知道一切的事相都是流變而且無法持久的，可是，我們要在這些零亂與流變的事相之下，找出那最純真的一點東西，並且努力地把它們挑出來，留下來，記起來。

這樣，就算世間所有的事物都逐漸地改變或者消失了，不管是我自己本身，或者是那些與我相對的物象，就算我們都在往逐漸改變與逐漸消失的路上走去了；但是，在這世間，畢竟有一些東西是不會改變、不會消失的。那些東西，那些無法很精確地描繪出來，無法給它一個很確切的名字的東西，就是一種永遠的美、永遠的希望、永遠的信心，也就是我們生命存在與延續唯一的意義。

這也就是為什麼，在九百年後，我們重讀蘇軾月夜泛舟的那一篇文章時，會有一種悵然而又美麗的心情的原因了。

我們明明知道那已是九百年前的事了，明明知道這中間有多少事物都永不會重同的了，可是卻又感覺到那夜月色與今夜的並沒有絲毫差別，那夜的讚嘆與我們今夜的讚嘆也沒有絲毫差別；時光是飛馳而過了，然而，美的經驗卻從蘇軾的心裏，重新再完完整整地進入了我們的心中，並且久久不肯消逝。

這樣的唯美，才是真正的唯美，也是我心中嚮往之的境界。

二、青蛙實驗

曹水洋

十九世紀末的最後幾個年頭，美國康乃爾大學做過一次有名的實驗。這組實驗研究人員，做了十分完善精心的策畫與安排。他們把一隻青蛙，冷不防丟進煮沸的油鍋裏，這隻反應靈敏的青蛙，在千鈞一髮，生死關頭之際，說時遲那時快，用盡全力，躍出那個勢必會使牠葬身的滾燙油鍋，跳到鍋外的地面上，安然逃生！

隔了半個小時，他們使用一個同樣大小的鐵鍋，這一同在鍋子裏面放滿五分之四的冷水，然後把那隻剛剛死裏逃生的青蛙放到鍋裏，這隻青蛙在水裏不時來回泅游。接著，實驗人員偷偷在鍋底下用炭火慢慢燒熱。這隻青蛙，一時不知究底，仍然悠遊地在微溫的水中享受「三溫暖」，等到牠開始意識到鍋中的水溫已經熬受不住，必須奮力跳出才能活命，可是一切為時已晚，牠欲躍乏力，全身癱瘓，呆呆躺在水裏，臥以待斃，終致葬身在鍋子裏面！

這個實驗，提示我們一個殘酷無情的事實——回顧我們自己跋涉過來的途徑，何嘗不也是如此？當生活的重擔壓得我們喘不過氣，挫折、阻難堵住了四面八方的通口，人往往能發揮自己意想不到的潛能，殺出重圍，找出一條活路來；等到功成名就，志得意滿，甚至顧盼自雄的當兒，結果反而陰溝裏翻船，弄得一敗塗地，不可收拾！

難道人生的一切就是這樣一個充滿反諷的弔詭？

的確，險象環生的處境，對我們未必不是福祉，耽於安逸、享樂、奢靡、揮霍的生活，又未嘗不是足資警惕的災禍。人類所面臨的每一個困境，不但是一項挑戰，有時往往也是不克自拔的陷阱。

我們短暫的人生旅程上，究竟有多少次機會可以讓我們學習和徹悟？也不知有多少看不見的紅燈，可是我們卻經常視若無睹。這樣看來，我們跟這隻泅游在慢慢滾沸的溫水中的青蛙又有什麼不同？

三、學游泳記

白卿芬

十個人有八、九個人會游泳，而我就是那八、九個以外的人，是個道地的「旱鴨子」。

今年的暑假，我在暑期輔導前，在爺爺家住了好一段時期，那段時期，表兄弟們常常找我去河邊玩水，他們的游泳技術可真好，看他們游泳簡直像在看特技表演一般，一下子蝶式、一下子自由式、一下子蛙式，好像就是一條條活潑的魚，太棒了，有好幾次，我也想衝動的下水游一下，可是腳一碰水，我又倒退回來了，我還是不敢游。

有一天，表弟又見我呆呆的坐在岸邊，趁我不注意的時候，潑了我一下水，我正要罵他，他做手勢叫我不不要說話，然後到我身邊，貼著我耳邊，小聲說：「姊，既然妳想學游泳，乾脆明天妳帶我去天池，我教妳。」我望著他那張盼望的臉，我答應了。

回家告訴了爺爺奶奶，這時，小叔也要求同去，順便也教我游泳，我點點頭。第二天破曉時分，叔叔就騎著那輛五十五西西的「野機車」，經過兩個鐘頭，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，我摸摸額頭，全是汗，真熱！

買了門票進去了，表弟像一條龍似的，把我推進更衣室：「請快點換吧！」我以十二萬分火急的速度換好了泳衣，小叔帶著我們做熱身操，「一二三四」熱身操做到一半，表弟說：「我下水了！姊！妳也下去吧！」我一個不防，被推下了水，一個呼吸把水吸進了鼻子裡，我心裡唱著：「一個水鬼，兩個水鬼，我不能死……」「救命啊！」一時之間，全游泳池的人都望向我，我臉紅了，巴不得游泳池下有個洞，讓我鑽進去。

叔叔以前是海軍陸戰隊的，只見他忽載忽沉，好棒！表弟也和叔叔不相上下，而我只要頭一悶進水裡，我身上好像什麼毛病都出來了：心臟病、肝病……啊！我忍耐不了了：「淹死人啦！」表弟摀著耳朵，說：

「大嗓門！」

一天下來，我還是「旱鴨子」，表弟氣得說：「當妳淹死時，做鬼可不要怨我！」真的嗎？以後就再也全沒機會游了，因為炎夏已過，只好等明年再來囉！

四、成績與學歷的價值

林瑞富

我相信有自覺的青少年朋友，都感受到考試成績帶來的壓力。這種壓力有如夢魘，纏住了七魄六魄，逃無可逃。那是父母、師長、社會的絕對價值標準，就如同四維八德那麼天經地義。結果天真爛漫的小學生，就為了成績，開始默默承受了自己興周遭給他的否定和批判。以後有了升學競爭，進不了明星學校的，入了所謂二三流學校的，年紀輕輕就烙上失敗主義的烙印。自己也自然而然地自認低人一等，對明星學校的學生，有仰之彌高之感。這種情形漫延到大學、研究所、到博士學位，程度一直加深——我們是盲目崇拜學歷和迷信考試的民族。

美國西點軍校曾經為畢業生的成就，做了教育成果的追蹤調查，發現成為四星或五星上將的，大多是第五名到第十五名的學生，而艾森豪將軍則名列第六十幾。這個調查的結論是：第一名到第三名的學生，通常較專注於有限的課業，而對於無限的、課程以外的學識，往往缺乏注意，久而久之，就不能成為綜覽全局的大將之才；他們傾向於記憶及接受既有的知識而缺乏創造性和活力。

英國大政治家邱吉爾小學時成績不好，飽受老師的鞭笞，畢業會考也不及格，以後的學校成績一直沒有好過。然而他以後的政治成就和文學造詣，卻是舉世所公認的。我國文學名家施耐庵、吳敬梓、羅貫中、曹雪芹、金聖嘆等等，都是人間奇才，但他們都是科場失意的人。古代科舉考試似乎不失為較公正的士大夫晉身之道，但是用現代的眼光來看，那種考試，能否拔舉真才，卻大有疑問。

我們也許得想想，目前的教育方法是否合理？更重要的是，你自己是不是能突破框框，悠遊於獨立創造性的思考，真正為讀書而讀書？

五、莫放棄嘗試的機會

張昌邦

在面臨試煉自己的機會時，我們時常會為自己找到一些規避的理由，譬如：

「我還沒準備好呢！」

「最近太忙了，以後再說吧！」

「失敗時太難為情了！」

遇到這種情況時，我們何不試著反問自己：

「如果我現在還沒準備好，我何時能完成準備？」

「如果我最近太忙，我何時可以不忙？」

「我何時可以萬無一失，絕不失敗？」

假如我們無法為這些問題找到明確的答案，那我們所列舉不去嘗試的理由，顯然是一種推托之詞。

缺少接受挑戰或試煉的勇氣，可能是我們放棄嘗試的最大原因。沒有嘗試的勇氣，就不可能對現狀有所突破，也不可能品嘗到成功的滋味，更無從培養出面對艱難險阻，克服障礙的高昂鬥志。難道如此安於現狀就可使我們永遠滿足？

在人生道上，我們會遭遇到一連串嘗試的機會，事實上，我們對人生的體驗，也是藉由一再的嘗試而充實。每一次的嘗試就是一次轉機，也是邁向進步、接近成功的第一步，個人的自信心也在歷次的嘗試中建立起來。

我們應該瞭解，如果嬰兒不去試著站起來，他就必須一輩子爬行；如果我們一再放棄嘗試的機會，那我們就永遠停留在原地，當我們到了生命的盡頭，將會遺憾地發現，我們的人生仍有那麼多應該填補的空白。

當然，在嘗試的歷程中，難免有失敗，但那一個成功的人沒經歷過失敗？放棄嘗試的人並不比失敗者更值得尊敬！因為縱使是失敗，至少他已成功地表現出他那無畏於嘗試的勇氣，並為下一次的嘗試建立了成功的基礎。

「放棄嘗試絕無成功，成功伴隨嘗試而來。」你何不試一試？

六、祕密

朱天文

有首兒童詩歌叫「祕密」，是說小男孩在樹林裏有一個祕密，他告訴了人家，還叫人家不要說出去。原來他在老榕樹背後蓋了一座小屋子，住著他的一羣朋友：

一隻青蛙、一個彈弓、一盒玻璃球，
一雙皮靴、一個乾電池、一本連環圖，
一張舊草蓆、一個矮腳凳、一個門把手，
一個羽球拍，一個鳥蛋，還有一隻小花狗。

想起我的祕密也好多。那是暑假大熱天中午，不睡午覺，提了一口塑膠袋到處去撿橄欖核和冰棒棍。撿迷了，走了一村又一村，直到眷村走完，再過去是農家的地區了——對幼時的我們來說，這裏就是世界的盡頭，於是才折轉回家。

那時我們是少數先搬到內湖眷村的人家。村子剛蓋好，我常去空房子附近撿磁磚玩跳房和搶寶石，那比土里土氣的紅瓦片帥多了。看到完整沒缺角的小方磁磚，運氣好時會撿到淺紅淺藍淺黃淺綠的馬賽克，捨不得拿來跳房，就存進鐵盒裏。我的鐵盒也多了，方頭方腦的金雞餅乾盒是一棟大房子，堆放著各種鍋碗瓢盆炊具。瘦佻的掬水軒糖盒裏排列著用完墨水的原子筆，我頂愛掀開鐵蓋，竄出那一股香蕉離開之後，守候著母親拆開蘋果盒子時討來的寶物，以及每想起童年的中秋節，總也少不掉月餅盒裏亮燦燦的玻璃絲紙。而我最愛的一個鐵盒，便是古金線劃格出銅棕凸面的巧克力糖盒了。因為我永遠忘不了，我們每天分到一塊巧克力吃時，都要姐妹三人約齊了比賽看誰吃得最慢，最慢最久的最幸福。

感激在那些沒有什麼玩具的成長的歲月裏，教我懂得了對於物的珍重和喜悅之情。那麼多的祕密，那麼豐沛的想像和創造的空間。

七、人格者

林清玄

一位從年輕時代就以幫人按摩維生的盲眼阿婆，一直住在小鎮的郊外，有一天她帶著積蓄到鎮裏找水電行的老闆。

「陳老闆，可不可以在我家前的路上裝幾盞路燈？」阿婆說。

水電行老闆感到非常吃驚，說：「阿婆，您的眼睛看不見，裝路燈要幹什麼？」

「從前，我住的地方偏僻，沒有人路過，所以不覺得有裝燈的必要，加上那時生活苦，也沒有多餘的錢裝燈。現在我存了一些錢，而且從那裏過的人愈來愈多，為了讓別人走路方便，請您來幫忙裝幾盞燈吧！」阿婆說。

陳老闆聽了很感動，只收工本費來為阿婆裝路燈。

盲眼阿婆要裝路燈的消息，第二天就傳遍了全鎮，所有的人都被阿婆的善心感動了，主動來參加裝燈行動，大家紛紛捐錢，熱烈的程度超過想像。因為每個人都在心裡想著：「盲眼人都想到要照亮別人，何況是我們這些好眼睛的人呢？」

結果，阿婆家外的路燈不但全裝起來了，馬路擴寬了，通往郊外的木板橋也改成水泥橋，連阿婆的木屋都被用磚頭水泥重砌，成為一個又美麗又堅固的房子。

盲眼阿婆作夢也沒有想到，只是因為小小的一念善心，竟使得整個小鎮都變得光明而美麗，並且燃燒了大家心裏的火種，在那裝燈鋪路的一段日子裏，鎮上的人活得充實而快樂，知道了佈施使一個人壯大而尊嚴，充滿人格的光輝。

後來，盲眼婆婆死了，但是在那小鎮上，每個人走過她家前的馬路，立即記起那小屋裏曾住過一位偉大的人，一代一代過去，家長總是以盲眼婆婆的愛心作為教育孩子的典範，使得那小鎮許多年後還是一個滿溢愛心的小鎮，少年孩子走過盲眼婆婆的路燈下，在深黑的夜裏，沒有不動容的。

這個故事告訴我們，人的偉大與否，和職業、地位，乃至身體的殘缺都沒有必然關係，就在我們生活四周，有許多卑微的小人物，他們也像路燈一樣放射光明，教育我們，使我們能坦然走向一個更高志節的世界。

八、最苦與最樂

梁啟超

人生甚麼最苦呢？貧嗎？不是。失意嗎？不是。老嗎？死嗎？都不是。我說人生最苦的事莫若於身上背著一種未來的責任。人若能知足，雖貧不苦；若能安分（不多作分外希望），雖失意不苦；老、病、死乃人生難免的事，達觀的人看得很平常，也不算甚麼苦。獨是凡人生在世間一天，便有一天應該做的事，該做的事沒有做完，便像是有幾千斤重擔子壓在肩頭，再苦是沒有的了。為甚麼呢？因為受那良心責備不過，要逃躲也沒處逃躲呀！

答應人辦一件事沒有辦，欠了人的錢沒有還，受了人的恩惠沒有報答，得罪了人沒有賠禮，這就連這個人的面也幾乎不敢見他；縱然不見他的面，睡裏夢裏都像有他的影子來纏著我。為甚麼呢？因為覺得對不住他呀！因為自己對於他的責任還沒有解除呀！不獨對於一個人如此，就是對於家庭，對於社會，對於國家，乃至對於自己，都是如此。凡屬我受過他好處的人，我對於他便有了責任。凡屬我應該做的事，而且力量能够做得到的，我對於這件事便有了責任。凡屬我自己打主意要做的事，便是現在的自己和將來的自己立了一種契約，便是自己對於自己加一層責任。有了這責任，那良心便時時刻刻監督在後頭。

這種苦痛卻比不得普通的貧、病、老、死，可以達觀排解得來。所以我說人生沒有苦痛便罷，若有痛苦，當然沒有比這個加重的了。

翻過來，甚麼事最快樂呢？自然責任完了，算是人生第一件樂事。古語說得好：「如釋重負」，俗語亦說：「心上一塊石頭落了地」。人到這個時候，那種輕鬆愉快，真是不可以言語形容。責任越重大！負責的日子乃越長；到責任完了時，海闊天空，心安理得，那快樂還要加幾倍哩！大抵天下事從苦中得來的樂纔是真樂。人生須知道有負責任的苦處，纔能知道有盡責任的樂處。這種苦樂循環，便是這有活力的人間一種趣處；卻是不盡責任，受良心責備，這些苦都是自己找來的。

九、如果麥子不死

林清標

一粒麥子不埋在土裏，仍舊只是一粒；

若是埋在土裏，雖然犧牲了，卻可結出許許多多的子粒來。

如果說，生命是一溪流水般的行板，你將以怎樣的曲調來譜成？是羽聲的雄渾，還是變徵之音的悲涼？生命之於人生，並不是一則數學方程式，你沒有辦法用一加一等於二的公式去套出另一個生活的模子；甚至於邏輯觀念的運用，也只能用來詮釋，而不是預測或掌握、控制你的未來。當生命的履歷表上戳印著你人生的軌跡時，你能以「好」「壞」這種二分法來蓋棺論定嗎？

一朵花存在的意義，只是延續另一個自然的現象，而一個人存在的價值，卻是在於理想的建立到達成目的的過程，經由這些步驟，一個人才能無愧無悔地交出這張填滿生命意義的表格。當荊軻和著易水的寒風，引吭唱出「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返」的悲壯情懷時，對於生命，他的選擇是求仁，而且得仁；「只要有下層階級，我就同儕；只要有犯罪成分，我就同流；只要獄底有遊魂，我就不自由」這擲地有聲的誓言，是勞工領袖戴布茲對生命所允諾的權利與義務——如果一個人不能掌握生命的契機，而一味汲汲於這十丈紅塵的是非，終其一生，也只是荒塚一堆，與草木同朽罷了。

一粒麥子，如果只堅持自身的完整，那麼，它仍舊只是一粒，如果它能犧牲自己，將會孕育出千千萬萬個子粒來。生命，不也是如此嗎？只要你能執著於鵠的的過程與步驟，且不吝於自身的奉獻與付出，生命，將會供給你所需要的答案！

西塞羅說：「瞭解生命真諦的人，可以促使短促的生命延長。」真是一句好話！

十、每天學一點新東西

傅佩榮

我長期在學校念書與教書，常常感覺知識的壓力，較少體會學習的樂趣。這種情況以我在美國攻讀學位時，最為明顯。幫助我在觀念上轉個彎的，是余英時先生。

一九八四年，我在耶魯大學交出博士論文，準備回台北時，特地向余先生辭行，並且請教他「為什麼如此博學？」我之所以這麼問，是因為每一次與他討論問題時，他對於古代的學術資料與現代的最新考證都非常熟悉，好像無所不知，並且要言不煩，三言兩語就說中要害。

余先生的回答是：「我從年輕的時候就養成一種習慣，每天臨睡前都會想一想，今天有沒有學到新的東西？如果發現沒有，就暫時不睡，到書架上取一本書，任何書都可以，仔細念上十幾分鐘，總要確定學了一些新東西後，才肯去睡覺。」

這段話簡單明白，任何人都可以嘗試去做。但是，問題在於有無恆心。若是四十年如此，自然而然就十分博學了。但是，多少人有這樣的恆心呢？

余先生的辦法，在《論語》中已有記載，就是孔子說的：「日知其所無，月毋忘其所能。」明末大儒顧炎武寫《日知錄》，也是出於同樣的心思。每天知道以前所未知的，每月反省是否忘了自己最近所學的。我們與其羨慕別人的學問，不如自己動手去實踐這種方法。

我嘗試一段時日之後，發覺最大的困難是：很容易為自己找藉口。譬如，今天做了許多事，太累了，明天再說吧！今天是假日，應該休息，明天補念一些吧！等到了明天，又有新的明天在前面，然後始終無法建立這樣的好習慣。

其實不只是念書如此，人生許多該做而未做的事，都在「為自己找藉口」的壞習慣中錯過了。留下的只有懊惱與無奈。對有志上進的青年朋友而言，「每天學一點新東西」，或許可以做為座右銘之一，我願與他們共勉。